



世界文库名著全集
WORLD LIBRARY CLASSICS

绿衣亨利 (上)

亨利·詹姆斯



世界文库名著全集
WORLD LIBRARY CLASSICS

绿衣亨利

[瑞士]凯勒 著
李彬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凯勒（1819～1890）是瑞士德语作家。1819年7月19日生于苏黎世附近格拉特费尔登一个工人家庭。5岁丧父，失去了主劳力，他家的生活贫困起来。少年时代在一所公益团体设立的贫民子弟学校上学。1833年入苏黎世州立工业学校学习，不久被迫离校，自学绘画。凯勒于1842年从事文学创作。19世纪40年代受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涨的鼓舞，与德国一些政治流亡者接触，参加了革命志愿队，写了大量政治诗，支援卢塞恩州的进步力量。1846年《凯勒诗歌集》在海得尔堡出版。1848年瑞士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统一联邦国家，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凯勒对这种民主制度抱有很大信心。同年他获得苏黎世州政府的奖学金到海得尔堡大学学习，结识了费尔巴哈，并从他有关宗教本质的讲课中接受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1850年去柏林，5年后又回到苏黎世。1850至1861年间，出版《新诗集》（1851）、长篇小说《绿衣亨利》（1855）等作品。1861年被选为苏黎世州政府的秘书长，任职15年。这时期除《七个传说》（1872）外，中断了创作。因此，他于1876年辞去秘书长职务。之后，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1890年7月15日，凯勒于苏黎世去世。

长篇小说《绿衣亨利》是凯勒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部作品有两种稿本，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是一



绿衣亨利

种，主人公走上了与人民相结合、做自觉的国家公民的道路是另一种。这是一部“教育小说”，写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广阔的社会画面，乡土气息浓厚，城市和农村的逼真刻画，对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的性格塑造，都带有特定的瑞士宗法社会和联邦民主制度社会的色彩。而这些都是小说的引人之处。

凯勒在瑞士 19 世纪的德语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将德国古典现实主义传统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反映现实深刻，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生活气息，饱含深刻的哲理。



目 录

卷 一

第一回	歌颂家世	(1)
第二回	父亲和母亲	(7)
第三回	童年时代·最初的神学·课堂内的长凳	(17)
第四回	赞美上帝和母亲·关于祈祷	(25)
第五回	小梅蕾	(32)
第六回	再谈亲爱的上帝·玛格莱特夫人和她家的人(39)
第七回	续述玛格莱特夫人的故事	(47)
第八回	童年的罪行	(61)
第九回	求学的黎明期	(66)
第十回	游戏的儿童	(73)
第十一回	剧场的故事·甘泪卿和长尾猴	(81)
第十二回	读书人家·撒谎时期	(92)
第十三回	尚武的春天·少年时代的过错	(100)
第十四回	牛皮大王·债务·儿童中的市侩	(110)
第五回	沉默中的和平·最初的仇敌和他的灭亡	(117)
第十六回	笨教师·坏学生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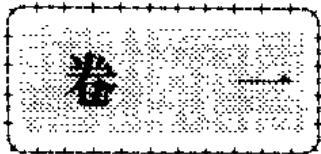


绿衣亨利

- | | | | |
|-------|------------------|-------|-------|
| 第十七回 | 逃避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 | | (134) |
| 第十八回 | 亲族 | | (140) |
| 第十九回 | 新生 | | (147) |
| 第二十回 | 职业的预感 | | (154) |
| 第二十一回 | 星期日的牧歌·小学教师和他的女儿 | | (161) |

卷二

- | | | | |
|------|------------------|-------|-------|
| 第一回 | 选择职业·母亲和给她出主意的人们 | | (173) |
| 第二回 | 尤蒂特和安娜 | | (179) |
| 第三回 | 豆荚罗曼史 | | (186) |
| 第四回 | 死神的舞蹈 | | (195) |
| 第五回 | 工作的开始·哈伯萨特和他的画室 | | (204) |
| 第六回 | 毒麦 | | (217) |
| 第七回 | 毒麦(续) | | (224) |
| 第八回 | 又是一年春天 | | (230) |
| 第九回 | 哲学家们的论战和姑娘们的论战 | | (246) |
| 第十回 | 凉亭中的审讯 | | (253) |
| 第十五回 | 对于信仰的努力 | | (261) |
| 第十二回 | 坚信礼的仪式 | | (274) |
| 第十三回 | 狂欢节演剧 | | (282) |
| 第十四回 | 退尔 | | (290) |
| 第十五回 | 席间的谈话 | | (297) |
| 第十六回 | 傍晚的景色白尔达·封·布伦涅克 | | (308) |
| 第十七回 | 仁爱会修士们 | | (315) |
| 第十八回 | 尤蒂特 | | (324) |



第一回 歌颂家世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古老乡村里的农民家。当初有个阿勒曼尼人，在分土地的时候，把枪插在这个地方的地里，建了一个庄园，这个乡村就由他而得名。几个世纪以后，在村民的传说中，这个作为村名来源的家族已经消失了，又有一个封建领主采用村名作为自己的称号，还修了一座府邸，没有人知道这座府邸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贵人”什么时候死去的。但是这个乡村却依然存在，而且人口众多，热闹非凡，原有的二三十个姓氏，毫无变动地传下来，支庶旺盛的家族，一直还姓这二三十个姓。年代虽然久远，但向来粉刷得雪白的教堂周围有一块从来没有扩展过的墓地，其中的土壤，可以说的确是由祖祖辈辈的人们的已经腐烂的遗体构成的。哪怕掘地十尺，也没有任何一个不是曾经在人类机体内走过，并还和其它土壤一起被挖掘过的小小的颗粒。可是我这话说得过火了，我把那四块枞木板忘了。它们来源于周围青山上的那些同样古老的庞大家族，每次都随着遗体一同入土。我还忘记了做寿衣的亚麻布，这是用这些地里生长的亚麻纺成



绿衣亨利

纱，经过漂白织成的亚麻布，因此和那四块枞木板一样，也是家族的一部分，它并不妨碍我们墓地上的土壤和别的土壤一样清凉，颜色一样黑。绿油油的野草长在墓地上，玫瑰和素馨花错落丛生，枝叶繁茂，杂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谈不上在新坟上栽植一丛一丛的花木，而需要在这一片花林中破土挖坟；在这乱杂的丛莽中，只有掘墓人才心中有数，哪里是要重新翻掘的分界限。

这个人口不满二千的村子里，其中总是二三百人同姓一个姓。但这些同姓人当中，互称叔伯兄弟的也只有二三十人。因为对于血统关系，很少有人回溯到曾祖父一代。从时间的深渊里爬上来，出生在世上后，这些人就尽可能把日子过得好些，并且努力维护自己的生命，一旦大限到来，无论幸福与否，就又消失在黑暗之中。回忆自身的家世时，他们心里都确信，他们的家族一脉相传，连续不断，到如今有三十二代祖先了。但他们并不去考查祖先的血统，而情愿努力不让世系在自己这一代断绝。所以，当他们丝毫不差的讲起当地的各种传说和故事时，却不知道曾祖父怎么和曾祖母结了婚。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具有一切美德，至少具有他认为是真正美德的那些。至于恶行，农民也和绅士老爷们一样有理由，愿意认人忘掉自己祖先所干的那些事情，因为农民固然高傲，但有时也难免表现出人之常情。

村民取之不尽的产业是一片广大的、圆形的农田和森林地区。这一份财富可以说一直没有什么增减。虽然有时候一个姑娘出嫁，带去了一部分，然而年青小伙子们频繁地举行远征，为了夺取足够的补偿，到离本村有八小时路程的地方去找对象，并且努力使本村居民的气质和相貌保持必要的多样化，在



这一点上证明，他们对于如何使本村兴旺有更深刻的见解，超过不少富庶的贵族城市或者商业城市，也超过欧洲各国的王室。

每年产业分配的情况都有变化，每过半个世纪，就变到几乎认不出原先是什么样子的程度。昨天的小乞丐是今天村里的富人，这些富人的后代，明天勉强挣扎着在中产阶级当中游荡；结果，有的家徒四壁，有的东山再起。

我对于祖父一无所知。因为父亲死的过早，也从来没谈论过祖父。只有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当时轮到了他这一家人来过贫困的生活。我既然不愿意猜想这位曾祖父是个浪子，我就认为，他的财产很可能是由于子女众多，被分得七零八落了。我也确实有许多简直认不出他们谁是谁的远支叔伯弟兄，他们爬来爬去，像蚂蚁似的正要重新把那些分得零零散散的、经过精耕细作的田地弄到自己手里。确实，这些人当中的一些年老的人，又已经发家致富，他们的子女又变成了穷人。

当时的瑞士，已从维特看到的那个可怜的瑞士发生了变化。虽然奥国军队的、俄国军队的、甚至还有法国军队的宿营券如雪片一般覆盖了法国思想的幼苗，但是仲裁宪法在瑞士仍然保证了一种小阳春的温暖天气。尽管如此，某一天早晨，我父亲还是丢了他所牧放的牛群，到城里去学一种良好的手艺。从这时候起，村里的乡亲们就几乎不知他的下落了。原来，他艰苦的学徒阶段结束，获得了优良的成绩后，他更加壮志凌云，决心去远方漫游。他便以熟练的石匠的身份，游历了一些远方的国家。但是，这时候，滑铁卢之战以后出现的、由沙沙作响的纸花装点成的春天，已经把它的蜡烛之光投射到各地，同样也投射到瑞士各个角落。而那个一脉相承的村庄里的



居民也意识到他们一直是在一个共和国中生活。如今，威风凛凛的“复辟夫人”，带着她那大批的纸盒子和纸匣子，也隆重地进入了这个乡村，在这个小地方稳妥地安了家。这里有许多浓荫密布的森林、丘陵和山谷，其中有令人流连忘返的胜地，又有一条多鱼的清水河。这种种美景还重复出现在广大的、人烟稠密的邻近地区，甚至还有几所住着人的府邸点缀其间。这一切赏心悦目的地方，使大批打猎、跳舞、唱歌、钓鱼、大吃大喝的宾客被吸引过来。人们动作非常轻快，因为他们没有用那些革命强迫他们脱下的用鲸骨箍扩大的裙子和假发，却穿上了帝制时期的希腊式服装。虽然这时候穿这种服装比其它地方是晚了一步。看到这些戴着奇怪的帽子，在离腋下很近的地方系着带子，围着白纱的女神般的高贵的妇女们时，农民们都感到很惊奇。贵族统治的豪华气派，发展到极致，是在牧师家。跟北方新教国家的乡村牧师不同，瑞士的革新派乡村牧师，他们不是一些低声下气的穷人。那些较大城市的市民才能拥有牧师职位，所以牧师职位在统治体系中是世俗的名誉职位的一种补充物。牧师的弟兄掌握着金钱和权力，牧师自己分享这种光荣，为了全国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统治，或者就尽情去过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生活。所以，乡村牧师的住宅，看起来倒象贵人的别墅。还有一些被农民称为容克牧师的贵族出身的牧师。我的老家所在的那个村里的牧师，诚然不是这样的牧师，也绝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是，他又出身城市里的古老的家族，在自己身上和家庭作风上，把城市人特有的骄傲、阶级偏见和兴趣，都结合在一起了。他颇有以贵族自居的神气，把他作为牧师的尊严同一种粗犷的军人和容克贵族的气派混合在一起，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现代流行的所谓宗教小册子式的



保守主义的名称和性质。教区居民慷慨地送上来田地里出产的和厩里、圈里养肥的东西，宾客们又从森林里捉来一些山鹬、兔子和鹧鸪。因为在这里并不流行把野兽从林中驱赶到猎人埋伏处的打猎方法，人们就以文雅的方式，要求农民大规模地捕鱼，结果，每次都举行宴会，所以，牧师家里无时不是洋溢着一派欢乐的气氛。人们遍游周围的地区，成群结队的互相拜访，还支起帐篷，在下面跳舞，或者把帐篷搭在水清见底的小河上，身穿希腊服装的妇女们，就在帐篷下面洗澡。人们还成群结队地去偷袭一个僻静的、阴凉的磨房、或者一小船一小船的坐得满满当当，在湖里和河里游玩，走在前头的，总是那个背着猎枪或拿着藤杖的牧师。

这些人并不需求精神上的补充。就我亲眼看到的来说，牧师的世俗藏书，包括几本法国旧田园小说，盖勒特的喜剧，盖斯诺的田园诗和一本读得破烂不堪的闵希豪森。两三卷似乎从城里借来的，一直没有归还的维兰特著作。人们唱荷尔提的歌曲，只有青年人或许随身携带着一本马提逊诗集。牧师本人三十年来，遇到谈这方面的问题时，每次都要问：“您读过克罗卜史托克的《救世主》吗？”回答也自然是读过，他听了以后，就小心谨慎地沉默起来。再者，宾客们也不是那些希望通过辛勤的精神活动，培养风行时代的文化，并通过高尚的教养加以巩固的博雅之士，他们是属于那个悠闲自在的阶级，他们只限于享受那些博雅之士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自己不肯再去绞脑汁，他们一味地寻欢作乐，只要是日子过得富裕。

但这全部荣华的本身就埋藏着崩溃的苗头。牧师有一双儿女，他们两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爱好。儿子也是牧师，预定要继任父亲的职位。他成天泡在田地里和年青的农民们建立了多方



面的联系，或者坐车到牲口市上，用行家的眼光，摸抚着检查口轻的母牛。女儿则一有机会，就脱下希腊式的服装，跪到厨房和菜园里去，费心张罗，好让那些好动不好静的客人们，游玩回来后，有像样的饭吃。牧师家的饭菜很大程度上吸引了那些研究吃的市民居民，那个管理得很好的大菜园，证明了牧师家的勤劳和整齐。

牧师的儿子忙忙碌碌，最后娶了一个家资富有、身体强壮的农家姑娘，搬到她家里住下，除了星期日以外，每天都给她家照管田地和牲口。他在候补较高的圣职期间，练习着播种人，把种子一把一把撒出去，并且以实际除草的形式，练习着铲除邪恶。牧师家里对此大为吃惊和愤怒，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那个既不会以恰如其分的妩媚姿态躺在草地上，又不会以牧师家女主人的身份烤只野兔，端到饭桌上来的小青的农家姑娘，有朝一日要到那里来做主妇，掌管家政。所以，大家的共同愿望就是，已经渐渐成熟的女儿，要么能够招一位决不背离自己的社会等级的青年牧师做女婿，要么，今后还长期依赖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只可惜女儿没有找到这样一位女婿，维系家庭团结的力量也渐渐消失了。



第二回 父亲和母亲

原来，有一天来了一个身材细高、相貌俊美穿着上等的崭新式样的绿色燕尾服，合身儿的白裤子，和有黄色翻口的、擦得发亮的、苏沃洛夫式的长统靴子的男子，这件事轰动了全村。每逢快要下雨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把红绸子雨伞，在农民们的心目中那一块精工细制的大金表，就使得他有一种非凡的高贵气派。这个人彬彬有礼地在村里各条街上转来转去，从低矮的门口走进去，看望东邻西舍的老大娘和老大爷。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几乎失踪了的姓雷的见习石匠，他光荣地结束了长期的漫游，回到家乡。人们可以说，他是光荣地回到家乡，如果人们想一想，十二年前，他是个十四岁的穷得一无所有的少年，离开了这个乡村，接着，经过长期劳动，才熬到学徒期满出了师，然后背着行囊，去外地漫游，如今，却以乡村里的人称呼的绅士身份回到家乡。原来，他的亲戚家的低矮的房子里，存放着他带来的两只大箱子，一只装满了衣服和用上等料子做的可以换洗的内衣，一只装满了模型、图样和书籍。这个拥有豪迈气概的二十六岁的青年，眼睛中，流露出一种内在热力和豪情发出的光芒。他说的一口标准德语，对于极其微小的事物，他都是从它的最美好的方面去理解。他游历了整个德国，在各大城市都做过工。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正是他的漫游时代，那个时候，凡是他能够理解领会的文化教养和风



气，他都吸收过来。尤其是他也同善良的中产阶级一起，满怀着对将要到来的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而并没有沾染上当时在不少的上流社会分子当中流行的过分讲究文雅和追求奇异的生活的享乐的习气。

二十年以后，在漫游的手工业者阶层中也开始渗透提高自己文化修养的启蒙运动，当时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同行伙伴，是这一运动的最初的、少有的、尚未显露的萌芽，这些人以自己是最优秀的、最受欢迎的工人而自豪，他们由于是这样的工人，又加上勤奋和有节制的生活，所以也能够攒下钱来，进行精神方面的修养，还在漫游时代，从外表和内心方面都成为值得尊敬的人了。不仅如此，这位石匠还从古代德国建筑艺术的伟大作品得到启发，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前途，因为受到这种启发后，他心里充满了艺术家的清晰的预感，现在才觉得，当初促使他离开绿色的牧场，投入城市里的创造性生活当中去的那种朦胧的冲动，是有道理的。他以坚韧的意志苦练素描，通宵达旦地映描各种作品和图样，假日也整天不休息。他学会雕刻精巧的图案和装饰，又研究了石雕和建筑学。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他都努力在那些修建巨大公共建筑、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找到工作，由于注意深入研究，不久就受到重视，建筑师们在工地上使用他，而且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让他做制图和文书工作。不言而喻，他在这里并不休息，他经常利用中午时间来描映各种东西，他将能拿到的计算材料全抄下来。因此，他固然没有成为一个受过全面教育的、从学院里科班出身的艺术家，但也确实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有资格树立信心，在自己故乡的首府做一个好建筑师和瓦匠师傅。如今他又怀着这种明显的意图，在村里出现，使人们大为惊叹。他穿着有可以卸下的袖



口的衬衫，说一口纯正的标准德语、置身于牧师家那些穿着法国化的希腊式服装的人们当中，向牧师的女儿求婚时，大家就更加惊讶起来。介绍人可能是那位有农民思想的哥哥，至少提供了一个起鼓舞作用的先例。这位少女不久便爱上了这位充满朝气的求婚者，由于女方父母的去世，这场即将爆发的纠纷消除了。

于是，他俩就悄悄地举行了婚礼，搬到了城里，再也不去流恋牧师家的光辉灿烂的过去。那位年青的牧师，随即把大镰、小镰、连枷、耙子、干草叉，还有带天盖的大床、纺车、麻梳，装满几车，运到牧师家里，同他那个勇敢的，健壮的妻子一起，搬进来住，所有穿着平纹细布衣服拿着扇子，打阳伞的人们，被她熏的肥肉和麦粉团统统赶走了。因为继任的牧师也会打猎，所以那些挂满了一墙的猎枪，一到秋天，牧师家还吸引了个别好打猎的客人，所以与农民象有几分不同。

那位年青的建筑师在城里开始业务活动是这样的，他雇了几个工人，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工作，经过各种规模较小的委托，确证十分熟练可靠，所以还不到一年，他的营业就扩大了，信用就建立起来了。由于他敏捷果断，有见识，富于创造性，所以不久便有许多想要改建或者动工修建什么建筑物而又不知怎样做 法的市民，向他求教，请他为他们工作。他总是努力把美观和实用结合起来进行工作，只要主顾们肯让他放手去做，他就高兴，结果，他给他们设计出了不少的更加和谐匀称的装饰、窗子和飞檐，但建筑师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建筑费。

由于雇着各种工人和仆役，家务已经很快地扩大了。他太太却真正以狂热的精神管理家务。她对把许多盛食品的大篮子



装满和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来的情况，掌握得既牢固又得法。市场上卖东西的妇女们都害怕她，肉铺的掌柜对她头痛，给雷太太称肉时，他们要想把一片骨头放在秤上就得拼命行使他们自古相传的权力。雷师傅虽说几乎没有什个人的需要，节俭的原则在他的许多条原则当中占首要地位，但他为人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认为钱这个东西，不论是经自己的手，还是经别人的手，拿它来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所帮助，才有价值。因此，他两三年后，手下就已经有了积蓄，那应该完全归功于他太太，她不浪费一文钱，认为最大的荣誉是既不占任何人的便宜，也不吃任何人一点亏。他的进取精神和已有的信用，由于这份积蓄而发挥更大作用。他自己出钱买了一些旧房子，随即拆除，就地修建壮观的安装了许多别人设计的或者自己设计的设备的居民楼。他把这些房子卖出去，赚了些钱之后立即进行新的计划，他经手修建的一切建筑，都带有不断努力追求形式和构思多样性的特征。博学的建筑学家虽然不得不指摘其中许多地方不和谐调，但总承认这些不知属于什么范畴的体现在建筑中的思想是存在的。如果这位建筑学家是个没有偏见的人，他还要称赞这位建筑师，在这建筑艺术思想贫乏、平淡无味的时代，难得有这种美好的热忱，至少，在距离艺术中心遥远的偏僻省份还存在着思想贫乏和平淡的状态的。

这个不知疲倦的人因为这种活跃的生活，成为一个由市长组成的团体的中心，这些市民都和他接近，彼此之间互相影响，他们当中有一些志同道合、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人，组成了一个小委员会，他告诉了这些人自己不断努力探求善和美的情况。这时候大约是二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瑞士有一大批出身于统治阶级本身的、有文化教养的人，重新拾起已经更成熟的大